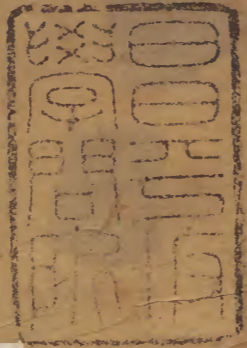


史通削繁

四下



				漢書門
			九二八	
			〇二	
			〇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九	九		漢書
二	二		
〇	〇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82
冊數	8 (8号)
函號	297 13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敵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悔。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與乏困。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爲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喜。案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也。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眭孟以爲當有庶人爲



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
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爲天下雄案此當是孝宣皇帝
卽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
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雄者也昌邑
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徵祥雖具
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敘事之宜豈其若是此
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
矣如沙鹿其壞梁山云崩鷓退蜚於宋都龍交鬪於鄭
水或伯宗子產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盛言其必應
蓋於時有識君子以爲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厥來

裔旣而古今路阻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
之徒始別構異聞輔申它說以茲後學陵彼先賢蓋今
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知嫂諱者也而班志尙捨長用短
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
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

竊斧逃債

漢書諸侯王表敘論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分爲二周有逃債之臺被竊斧之言注

服虔曰周赧王負責主伯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師古曰鉄鉞王者以爲威也周衰政令不行雖有鉄鉞無所用之是私竊隱藏之耳陳書莽稱安高祖紀九錫詔云竊鉄逃債容身之地無所莽稱安漢盛稱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功臣賜卓號太師
卓號太師後漢書董卓傳卓徒都長安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

為太師位二國俱水原注謂七年魯大水也睦孟漢書睦
 諸侯王上公受春秋為議郎孝昭元鳳三年泰山萊
 蕪山南有大石自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石乃陰類下
 民之象泰山乃王者易姓告代之處此當有從匹夫
 為天子者霍光惡之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徵
 孟子沙鹿壞左傳僖公十四年秋八月沙鹿崩晉卜
 為郎沙鹿壞左傳僖公十四年秋八月沙鹿崩晉卜
 名山崩左傳成公五年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
 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鵠退飛
 幣史辭以禮焉如此而已伯宗以告而從之鵠退飛
 左傳僖公十六年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
 興聘於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
 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也此云史過傳作叔與龍交鬪
 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此云史過傳作叔與龍交鬪
 左傳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洧淵國
 人請禱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
 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董劉別構異聞志沙
 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穀梁曰林屬於山曰麓沙其名也劉向以為背叛散
 亂之象齊桓霸道將廢公羊以為沙麓河上邑也董
 仲舒說畧同又梁山崩穀梁曰癰河三日不流晉君
 率臣哭之乃流劉向以為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喪亡
 象也董說畧同又六鵠退蜚過宋都劉歆以為風發
 它所至宋而高鵠高蜚而逢之則退象宋襄與疆楚
 爭盟後六年為楚所執應六之數云又龍鬪於鄭洧
 淵劉向以為近龍孽也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
 以疆吳鄭當其衝子產任政鄭卒無患能以爭知嫂
 德消變之效也按龍之占後又見雜駁篇
 諱原注今諺曰弟與兄爭嫂字以其名鄙故稱文飾之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曰
 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志云庶
 徵之恆風。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為釐十六年。

左氏傳釋六鵙退飛是也。案舊史稱劉向學穀梁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鄭車。償濟風之爲害。備於尚書春秋。向則畧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又詳言衆怪。歷敘羣妖。述雨雹爲災。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而不載宋雀生鷓。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畧重。蓋學有不同。識無通鑒故也。且當炎漢之代。厥異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爲旱。惟紀與傳。各具其詳。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此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案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眚。賢哲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

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徇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所定多目。凡二十種。但其失既衆。不可殫論。故每日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他皆可知。又案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戒將來。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雨雹雨魚。大旱大水。犬豕爲禍。桃李冬花。多直敘其災。而不言其應。此乃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遷敘相如。則舉其郡縣。著其字。蕭曹陳平之屬。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

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繆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畧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如蚺之為惑麋之為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潰七山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邲伯來奔亢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為禍諸如此比其類宏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為詳焉

木拔

見金

車債

左傳隱公三年冬庚戌鄭伯之車債於濟杜注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

歆知而不傳

傳恐當

雨鼈

志中上天漢元年天雨白鼈京

房易傳曰前樂後

趙毛生地

風俗通皇霸趙王遷信

滅先此童謠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

鳥相育

志中

信視地上生毛謠亦見史記趙世家

下成

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京房易傳曰燕生爵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宋雀生鷓王訓故賈誼新書曰宋康王時有雀生世下康王喜於是滅滕之館而死按即宋王偃也赤侯伐之王逃于郎侯之館而死按即宋王偃也赤風如血漢書孝武紀建元四年夏亢陽為旱定國傳父子公為郡決曹東海太守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儻在是乎於是太守祭敘災不言應原注載春秋孝婦冢表其墓天立大雨敘災不言應時蝕三十六而二不言其應漢時日蝕五十三而四十年不言其應又惠帝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光三年綏和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又高后二年武都山崩成帝河平二年楚國雨雹大如芥蜚鳥死成帝鴻嘉四年雨魚于信都孝景之時大旱者二昭成二代大雨水三河平元年長安有如人狀被甲持兵以弩擊之皆狗也又鴻嘉中狗為與豕交惠帝五年桃李花棗實皆不言其應也蚺為

惑志下上嚴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呂為蜮生南越也越地男女同川浴亂氣所生故名之曰蜮蜮猶惑也麋為迷志中上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向呂為麋也淫者五石五子志下釐公十六年正月星紀厭在元也也五石五子志下釐公十六年正月星紀厭在元也後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七山七國志下上文元枵元枵齊分壑也石山物齊太嶽年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大發水潰出劉向呂為水沴土天戒勿盛齊楚之君後十六年帝分齊地立悼惠王庶子六人皆為王至景帝三年齊楚七國起兵漢皆破之漢七國眾山潰咸被其害按文言潰七山者七國之山皆水潰也叔服邴伯志中上文公二年自十二月不葬按事詳雜駁首條又十三年自正月天子使叔服會七月先是曹紀滕來朝邴伯來犇秦使來聘城諸及鄆二年之間五國趨之易田謀萊志下上隱公八年內城二邑炕陽失眾易田謀萊志下上隱公八年內將易許田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貪厥災蟲蟲食邴又中下桓公五年螽劉向呂為介蟲之孽易邑興

役宣公六年螽劉向呂為宣比再如齊謀伐萊

五行志雜駁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為自文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案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麥射王中肩。楚絕苞茅。觀兵問鼎。事同列國。變雅為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罰。亢陽為怪。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若是也。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是時莒滅杞。案釐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為城杞。滅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

此條已見書志篇而其文未詳故此仍並存

以公羊爲本耳然則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尙在云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爲後晉滅江案本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江居南裔與楚爲鄰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戾讒太子痤而殺之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華合比奔衛劉向以爲時則有火災赤眚之明應也案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

五年參諸棄堤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元奔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鼯鼠食郊牛角襄公十五年日有蝕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爲自此前後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爲淇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爲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淇梁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無冰班固以爲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案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雞澤之會淇梁之盟

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然而穀梁謂大夫不臣諸侯失政。譏其無禮自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爲它說。多肆妄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氏。出東方者。軫角亢也。或曰角亢大國之象。爲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案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爲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爲韓魏趙所滅。上

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纏。氛祲所指。若相感應。何太疎濶者哉。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弑君。越滅吳。魯遜越。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三晉連名。總以六卿爲目。殊爲謬也。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學者遂疑篡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引災祥。用相

符會白圭之玷何其甚歟。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
隕霜不殺草。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麇鼠食郊牛角。劉
向以其後三家逐魯。昭公卒死於外之象。案乾侯之出
事由季氏。孟叔二孫本所不預。况昭子以納君不遂發
憤而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爲忠臣。猶且無愧。編諸
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題目
何其濫歟。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洧
淵。劉向以爲近龍孳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
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鬪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
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能以

德銷災之道也。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弋不作。吳
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爲遠
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以楚宋爲始。鄭居河潁。地匪
夷庚。謂當要衝。殊爲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春秋昭
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
象也。又云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案自
昭十五年。迄於獲麟之歲。其間日蝕復有九焉。事列本
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
班志。編此九蝕。其八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
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

誤非仲舒之罪也。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為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案楚縣中國以為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為名者哉？蓋當斯時，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說乎？裨竈之說，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年二年而遂亡，此其效也。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於國史者，豈可復謂之陳乎？

會葬賜命會戚

本志師古注：會葬，葬僖公。賜命，賜目命。圭為瑞信也。會戚，大夫公孫敖會之戚。變雅為風，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

復雅而同歸

杞尚在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晉侯使司馬女叔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叔侯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伊後也。而睦於晉，何必瘠魯以肥杞？注：夫人杞女也。伊

從至則欲用性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華元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信有焉。太子縊。華元

奔晉，左傳：成公十五年，華元曰：吾為右師，公室卑而左不能正吾罪大矣。敢賴寵乎？乃出奔晉。合

比奔衛，左傳：昭公六年，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亡人之族，公逐華。雞澤之會，左傳：襄公三年六月，公

于雞澤，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杜注：其君不來使。淇梁之盟，左傳：襄公十六年，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淇梁，命歸侵田。晉侯與諸侯晏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于是叔孫

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政由甯氏二句左傳
 董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復二傳為說襄公三年穀梁
 襄公二十六年衛獻公自夷求復二傳為說襄公三年穀梁
 國使子鮮與甯喜相要之言也六年會淇梁下即注中
 會雞澤下即注中云云又十六年會淇梁下即注中
 又曰云云又公羊會淇梁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
 何信在大夫也參言唐書參言猶夸言也衛弒君左
 君若贅旒然也參言唐書參言猶夸言也衛弒君左
 哀公十七年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
 羊裔焉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石圃因匠氏曰活越滅
 踰于北方而墜折肱公入于戎州謂已氏曰活越滅
 我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將焉往遂弒之活越滅
 吳左傳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越滅吳請使魯遜
 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使魯遜
 越在哀公二十七篇昭子發憤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季
 闕年語見惑經篇昭子發憤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季
 肉骨也昭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
 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鄭居河頴外傳鄭語桓

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
 伯對曰其濟洛河頴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君若寄
 孥與賄焉夷庚左傳成公十八年塞夷庚注吳晉往
 不敢不許夷庚左傳成公十八年塞夷庚注吳晉往
 以庚為道也束皙補亡九蝕八占昭十五年之蝕于
 詩蕩蕩夷庚物則由之九蝕八占昭十五年之蝕于
 昭又有十七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凡三蝕下至哀十四之蝕
 于定則有五年九蝕也董之占陳火左傳昭公九年夏
 而春秋盡無占蝕也董之占陳火左傳昭公九年夏
 惟哀十四年將復封也今火出而陳遂亡陳水屬也火
 曰五年陳將復封也今火出而陳遂亡陳水屬也火
 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陳遂亡陳水屬也火
 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
 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
 陳既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招殺偃師
 麓崩不書晉災繫於所災故以所在為名招殺偃師
 左傳昭公八年經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傳陳
 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偃師而
 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哀公廢疾招殺偃師而立
 留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楚滅陳按滅陳事見上

暗惑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靡別。昔人有以髮繞炙。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者。夫髮經炎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行之者。偽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為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敘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乃止。舜宮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恆。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

觀為匿空為
字似別穿一
穴伏匿於旁
而出不言神

怪也子元此
論似固然其
言則甚偉

史通前集卷四
能制若左慈易質爲羊劉根竄形入壁是也時無可移
禍有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阬
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爲聖人豈知
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
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
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
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案太史公云黃帝堯舜軼事時時
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若如向之
所述豈可謂之雅邪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
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

成子難曰夫人旣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
遽呼以諡此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案左氏傳石碻曰陳
桓公方有寵於王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
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爲筆削若
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刊
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爲標冠云又史記仲尼弟
子列傳曰孔子旣歿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
師師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
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年長無子母爲取室孔子曰瞿
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

史通前集 卷四
此有若嘿然無應弟子起曰有子避此非子之坐也難
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言游學師商可方
回賜非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摧臧否又
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於十喆逮尼父既
歿方取爲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
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
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
所爲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
委巷曾無先覺悲夫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雒陽南宮
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

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讐忌此屬畏
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
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羣
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
爲侯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見無禮於君如鷹鷂
之逐鳥雀案子房之少也傾家結客爲韓報讐此則忠
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爲屬羣小聚謀將犯其
君遂嘿然杜口侯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者
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圖爲禍亂密言
臺上猶懼覺知羣議沙中何無避忌爲國之道必不如

此駁無答

史通前集卷四
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
有○其○事○也○如○復○道○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溢○其
端○耳○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
難○曰○案○盆○子○既○亡○棄○甲○誠○眾○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
昔○太○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甚○也
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又○魏○志
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已○握
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對○曰○曹○公
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云
云○難○曰○昔○孟○陽○臥○床○詐○稱○齊○后○紀○信○乘○燾○矯○號○漢○王○或

主○邁○屯○蒙○或○朝○懼○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
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
措○况○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
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
其○為○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恐○虺○毒○不
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
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為○過○失○懼○招○物
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同○綸○綍○聲○遍○寰○區
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為○况○英○略○之
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譎言凡如此書通無擊

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蓋曹公多詐好立詭謀流俗相欺遂爲此說故特申倚撫辯其疑誤者焉又魏世諸小書皆云文鴛侍講殿瓦皆飛云云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懼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鴛武勇遠慙項籍况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檐瓦皆飛有踰武安鳴鼓且瓦旣飄隕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羣臣焉得巋然無害也又晉陽秋曰胡質爲荊州刺史子威自京都省之見父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爲路糧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難曰

古人謂方牧爲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千石故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以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茲流非一必以多爲證則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弊縕口甘麤糲而多藏錙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宏位至三公而臥布被食脫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當然繆矣哉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

此自深文然
天下實有此
一種人

史通前集 卷四
雷與決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葬食一
蒸純飲二斗酒然後臨穴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
血數斗毀瘠骨立殆致滅性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
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有苴經未幾悲荒遽輟如
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也况嗣宗當聖善將歿閔凶所
鍾合門惶恐舉族悲咤居里巷者猶停舂相之音在鄰
伍者尚申匍匐之救而爲其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
暢但當此際曾無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
既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
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甘

持論公允切
中事情

旨在念則筋肉內寬醉飽自得則肌膚外博况乎溺情
純酒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毀骨立乎蓋彼
阮生者不修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
又以其志操本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
惟毀及譽皆無取焉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
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
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
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
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難曰祥爲徐
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州未清時事耳有

魏受命凡四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於建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為徐州別駕止可年二十五六矣其未從官已前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為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銓擇或傳諸繆說即從編次用使真偽混淆是非參錯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

為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為國史可不慎諸

髮繞炙王訓故韓非子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夫而譙之宰夫頓首再拜曰奉爓鑪炭火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公乃召堂下而譙之果然毒昨左傳僖公四年晉太子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置之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匿空旁出杜注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史記虞本紀注正義曰言舜潛匿穿空旁從他井而出也括地志云舜井在媯州懷戎縣西外城其西又有一井者舊傳云並舜井也左慈易質見採劉根竄舜自中出按此等皆出傳會左慈易質撰篇劉根竄形後漢書方術傳劉根隱嵩山諸好事者就根學道頗能令人見鬼祈曰促召之根於是左顧而肅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皆反縛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根嘿而田常成子史記田齊世家陳敬仲之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史通前集 卷四 田常成子

如齊以陳氏為田氏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其
 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予民以大斗由是田氏得
 齊眾心宗族益彊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齊簡
 公立田常脩釐子之政齊人歌之云常卒諡為成
 子按史綴後陳桓有寵隱語見左傳高祖雖子語見史
 句尤露破綻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
 紀西河取疑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
 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夫於夫洎之間退而老
 不稱師也疏使西河疑夫與子相過矣鄭注言有師而
 皇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非也雍齒史記留侯
 與我故數嘗辱我我欲殺之為功多故不忍知無不
 又封為什方侯注括地志云益州什邡縣左傳文公十
 為公左傳僖公九年晉荀息曰鷹鷂之逐八年季文子
 出莒僕將而必誅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公子牙今
 將語而赤眉盆子後漢書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
 誅焉

莒王莽遣廉丹王匡擊之崇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
 朱其眉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始元年入長安城
 共尊立之遂立盆子為帝自號建始元年入長安城
 更始來降赤眉貪財物出大掠時三輔飢引而東歸
 光武要其還路赤眉驚震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
 肉袒降積兵甲宜陽魏志崔琰傳琰字季瑋
 城西與熊耳山齊魏志崔琰傳琰字季瑋
 遷中尉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
 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按語林事亦見世說容止
 篇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使崔季瑋代帝自捉
 刀立牀頭云匈奴使曰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
 孟陽臥牀左傳莊公八年齊侯田于貝邱墜車反徒
 中遂入殺孟陽于紀信乘蠹史記項羽本紀漢王食
 牀曰非君也不類紀信乘蠹史記項羽本紀漢王食
 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蠹曰漢王降楚
 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從西門出項王見紀信問
 漢王安在信曰已出文鴛按文鴛有二一在魏高貴
 矣項王燒殺紀信

晉末遼西鮮卑段務勿塵子匹磾弟也文乃指魏時
 者通鑑高貴正元二年晉書帝紀騫勇冠三軍景帝目有瘡
 降於司馬昭晉書景帝紀騫勇冠三軍景帝目有瘡
 割之騫勇冠三軍景帝目有瘡
 武安鳴鼓史記廉藺傳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合趙奢
 鼓噪勒兵武胡質並子威晉書良吏傳胡威字伯武
 安屋瓦盡振胡質並子威晉書良吏傳胡威字伯武
 征東將軍荆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為荆州也云
 云與晉陽秋畧同威歷徐州刺史入朝武帝語平生
 日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介若黔敖檀弓齊
 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介若黔敖檀弓齊
 敖為食於路有餓者貿貿然來也按介當屬餓者文似
 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按介當屬餓者文似
 誤恐當作黔婁法言重黎篇或問賢曰顏淵黔婁皇
 甫謚高士傳黔婁法言重黎篇或問賢曰顏淵黔婁皇
 充膚衣不蓋形何樂而為康妻曰昔君嘗賜粟三千
 鍾先生辭不受甘天下之淡味求仁而得仁謚為康
 不亦宜乎亦史載非一張原注引張吳二事按後漢書
 見列女傳

寶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晉書良吏傳吳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令助廚
 帳使至方見婢牽犬布被脫粟漢書公孫宏傳汲黯
 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布被脫粟漢書公孫宏傳汲黯
 多然為布被此詐也又宏身食一肉脫粟飯西京雜
 記宏故人高賀告人曰公孫內服貂蟬外衣麻泉內
 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示天下於是朝廷疑阮籍見
 其矯焉宏聞之歎曰寧逢惡賓勿逢故人疑阮籍見
 官篇按晉書阮籍傳殆致滅性之下云裴楷往弔之
 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畢便去或問曰籍既
 不哭君何為禮楷曰阮籍方外之士我俗中之春相
 人時人歎為兩得思謂此一段語乖誕尤甚春相
 檀弓鄰有喪春不相史記商君傳趙良曰五殺大王
 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大王
 祥晉書王祥傳祥字休徵琅琊臨沂人繼母朱氏不
 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黃雀數十入沂除寇賊
 其幙鄉里稱為孝感焉漢末遭亂云沂除寇賊
 建安初年則有呂布袁術之亂是在魏之初起至高
 貴鄉公時則有母丘儉文欽諸葛誕等據淮陽檄討

司馬氏事是在魏之末造按祥傳為徐州別駕在呂
袁等事後從討母止儉是為司隸校尉時非為別駕
時

忤時

孝和皇帝時○韋武弄權○母媪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家
而縮朱紫○予以無所傳會○取擯當時○會天子還京○師朝
廷願從者○眾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日因逗畱不去○守
司東都杜門○却掃凡經三載○或有譖予躬為史臣○不書
國事而取樂工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
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
與監修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僕幼聞詩禮長
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日
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

確是媪字用
史記文也子
元唐之臣子
決不敢用趙
王母事一本
作娼非

僕幼聞詩禮
云云即接求
退日不應分
節

習闡其謬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歷劉石僭號方策
 委於和張宋齊應錄惇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
 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
 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曠彼泉藪尋其枝葉原
 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
 為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
 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
 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
 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
 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眾功

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
 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
 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
 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
 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
 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
 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爰自
 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
 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
 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

况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
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
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
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
長喙無聞齟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
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
門王劭直書見讐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
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尙
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
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

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
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尙
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
何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
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
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
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
勤惰須等某褒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之彼官此
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
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

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切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抵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爾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旣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已本職

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讐嫉之俄而蕭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於難

蕭至忠

唐書蕭至忠傳至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

書令主謀逆至忠遁入南山捕誅之至忠外方直而內無守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主爲宰相舊唐書代章巨源爲侍中仍依舊脩史按巨源傳云至忠仍舊監脩國史則此云脩史即謂監脩也素王

素臣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曰天其素王之乎

序說者謂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上明爲素臣答曰異乎余所聞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葛洪雜記晉書葛洪傳洪著述正明素臣非通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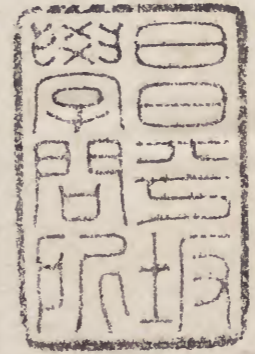
家之言力校雜荀綽拾遺按隋書經籍志宋拾遺十
 事三百一十卷卷梁少府謝綽撰書事篇
 亦云謝拾沈遺東觀羣儒詳漢書家伯度譏其不實
 此處作荀綽誤及正史篇
 華陽國志李法字伯度桓帝時為侍中數表宦官太
 盛椒房太重史官記事無實錄之才虛相褒述必為
 後公理以為可焚後漢書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博涉
 笑憤歎息著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王劭見讐
 又作詩見志曰百家雜碎請用從火紀困學
 文粹云王韶直書見讐貴族宋王韶之為晉史敘王
 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宏廞子華皆貴韶之懼為所
 陷深附結徐傳等當從文粹按舊唐書亦作王韶然
 觀史通於敘事曲筆等篇及雜說中北齊隋史等節
 累累言王劭直書犯時唐書楊再思傳再思
 忌從本文作劭亦合為人佞而智張昌宗
 坐事武后問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言昌宗為陛下
 治丹餌而愈此為有功戴合言賦兩腳狐譏之中宗
 立拜中書令宗尚書唐書宗楚客傳楚客字叔敖武
 監脩國史后從姊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韋后安樂公主親信之與紀處訥為黨世號宗紀韋
 氏敗誅楚客冒於權利嘗諷陳延禧陳符命以媚帝
 日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
 知幾本傳楚客亦領監脩

史通自序

卷四

五



天保歲時
粵東雙門底
芸香堂承刊

